

「秦俑之父」袁仲一述發掘秘聞

結緣兵馬俑一輩子

陪葬坑展秦軍威容

軍團右軍——一號坑

兵馬俑一號坑，東西長230米，南北寬62米，總面積14,260平方米，以戰車、步兵相間排列，是整個大秦軍團的「右軍」。該戰陣分為「前鋒」、「後衛」、「側翼」，可隨時迎擊來自左右前後的任何一方的進攻。

戰陣精華——二號坑

二號坑可說是整個兵馬俑坑的精華，內有陶俑、陶馬1,400多件，騎兵116件，馬116匹，戰車89輛，是由戰車、騎兵、弩兵、步兵等組成的具有前角後犄的曲尺形軍陣。佈陣上，四個小陣套在一起，組成了一個曲形陣，可分可合，渾然一體，可發揮多兵種作戰的威力，把2,000多年前秦軍軍陣的編列情況再現世人面前。

儀衛部隊——三號坑

兵馬俑三號陪葬坑形制比較特殊，平面呈「凹」字形，該俑坑內出土的步兵鎧甲俑不作戰鬥隊形的排列，而作儀衛的列隊，其隊形特點是兩兩相對，作夾道式排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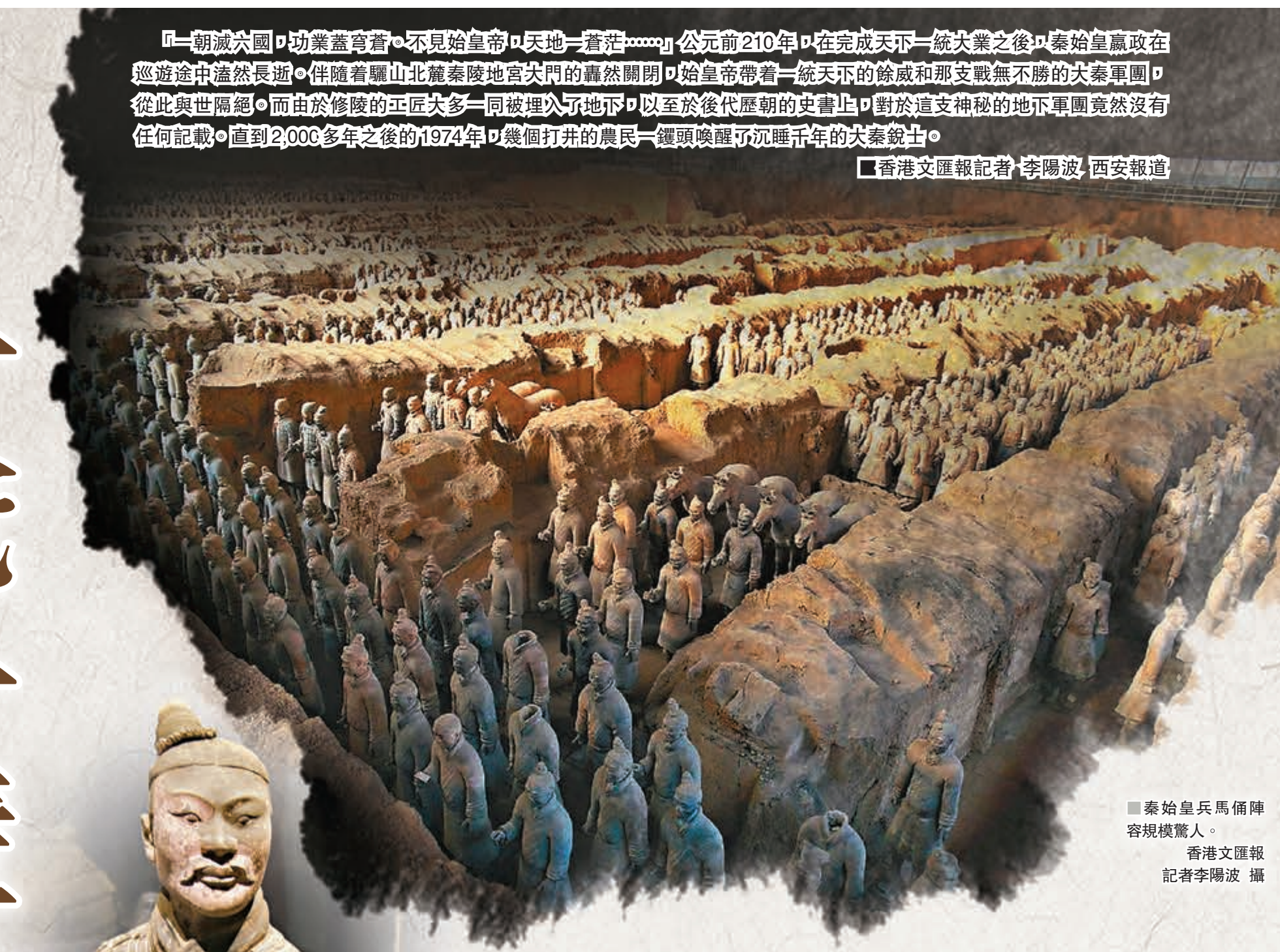
此坑面積520平方米，可分為南（南廂房）、北（北廂房）、中（車馬房）三個單元。坑內出土駟馬彩繪戰車一乘，步兵鎧甲武士俑64件，青銅兵器35件，銅車飾9件，銅鐵建築構件27件，銅鐵生產工具5件。其中，戰車駕有四匹陶馬，兩驂兩服，車後有大型武士俑4件。

■考古團隊發掘兵馬俑。

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

「一朝滅六國，功業蓋穹蒼。不見始皇帝，天地一蒼茫……」公元前210年，在完成天下一統大業之後，秦始皇嬴政在巡遊途中溘然長逝。伴隨着驪山北麓秦陵地宮大門的轟然關閉，始皇帝帶着一統天下的餘威和那支戰無不勝的大秦軍團，從此與世隔絕。而由於修陵的工匠大多一同被埋入了地下，以至於後代歷朝的史書上，對於這支神秘的地下軍團竟然沒有任何記載。直到2,000多年之後的1974年，幾個打井的農民一鏟頭喚醒了沉睡千年大秦銳士。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



■秦始皇兵馬俑陣容規模驚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 攝



■出土的跪射武士俑栩栩如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 攝

在秦始皇陵東1.5公里的地方，有一條普通的小村莊——西楊村。「那裡原本是一片亂石灘，人跡罕至，時常有狼出沒。」時至今日，作為當年兵馬俑發掘的主導者，現年87歲高齡的「秦俑之父」袁仲一，回憶起幾十年來與兵馬俑的不解之緣依然歷歷在目。

初見如撞鬼 吊樹上打碎

對於兵馬俑最早的傳聞，當地廣為流傳着這樣一個故事。上世紀60年代初，當時年僅10歲的村民和萬春與父親打井，突然在井壁上發現一個高大的怪物，父子倆十分害怕。後來由於井水突然枯竭，於是，兩父子認為是怪物興風作浪，便將其吊到樹上用桃枝打碎。然而就是這尊剛剛重見天日便粉身碎骨的「怪物」，卻在10年後為整個秦俑戰陣的橫空出世立下了汗馬功勞。

1974年3月，為了能讓莊稼在開春後有個好長勢，西楊村的十幾位村民決定在村南這片石灘地上打井。當他們挖到2米深時，發現了紅燒土塊，3米深時，發現了陶俑的殘斷軀體，4米至5米深時，發現了磚鋪地面、銅鏃、銅弩機，以及8個殘破的陶俑。這一次，意識到情況不對的幾位村民，並沒有將怪物打碎，而是選擇了停工

向主管部門上報。

「當時單位通知說臨潼發現了碎陶片，讓我去發掘。記得當時領導說，你們去吧，估計一個禮拜就挖完了，寫個報告給文化局報一下。誰能想到，這一挖就是一輩子……」1974年7月15日，42歲的袁仲一以秦俑考古隊隊長的身份帶着4個隊員展開發掘工作。7月底，在發掘100平方米後，考古隊感到人力不足，於是申請數人支援。然而當試掘方擴大到336平方米後，還是找不到坑的邊沿。

這一晃時間到了1975年3月，新開的三個試掘方挖完，一批文物相繼出土。這時，當年有份打碎怪物的和萬春提供了袁仲一和隊員們怪物的出土地點。當袁仲一和隊員們按情報挖到4.5米時，發現了大量的陶俑碎片。隨後東西長230米、南北寬62米的兵馬俑一號坑驚現在眾人眼前，這個曾經在歷史上消失了2,000多年的大秦「地下軍團」，終於重見天日。



■著名兵馬俑考古專家袁仲一。資料圖片

邊挖掘邊開放 學問面向大眾

有人曾經提出，為何不一次性將所有兵馬俑全部發掘出來，經歷如此漫長的發掘歷程到底有哪些意義？在袁仲一看來，這種邊發掘邊開放的考古發掘模式，正是兵馬俑考古發掘最高明，也是最值得點讚之處。「這種模式，不僅可以讓觀眾在觀賞兵馬俑的恢弘氣勢之時，還可以觀賞到兵馬俑的考古發掘過程，同時也能給子孫後代留下點好東西。」

目前，兵馬俑發掘實行的「三三制」原則便是袁仲一提出的。「何為『三三制』，就是留三分之一不挖，讓觀眾有個對比；已發掘的兵馬俑，修復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一不修復。這樣，給觀眾留下可看、可感知的古文化信息。」他認為，文物發掘工作一定要與保護工作在現場結合，考古工作者只有通過在

現場對各種跡象的觀察、分析、研究、探討，才能得到更多有價值的信息。而「三三制」原則也被海內外考古界公認為是考古學從象牙塔走向大眾化的一個創造，是把考古發掘和文物「活」起來完美結合的典型案例和標杆。

40多年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已經成為一個獨具風格的考古發掘現場博物館。袁仲一表示，秦俑是秦文化的載體，蘊含着豐富多彩的古文化信息。「考古挖掘、研究工作任重道遠，是一個尋尋覓覓、永無止境的工作，需要不斷探索、創新。」他也希望未來一代又一代的考古人能再接再厲，取得更好的成績。此外，對於那些主張快挖多挖的觀點，袁仲一表示極度的不贊同，也提出了批評。「考古不是挖寶，我們不能做歷史的罪人，要對子孫後代負責。」

「宿衛軍」衛皇陵 水銀海或屬實

由於歷代史書上沒有任何記載，在兵馬俑出土後很長一段時間裡，對於兵馬俑的定性，曾經一度出現很多聲音和很多不同的觀點。袁仲一研究認為，一、二、三號兵馬俑坑呈「品」字形排列拱衛始皇帝陵，象徵着駐在京城外的軍隊，可稱之為「宿衛軍」，是秦始皇最精銳的衛戍部隊。

「宿衛軍」盡是秦軍精銳，其拱衛的始皇帝陵更是異常規模宏大。秦始皇帝陵原名「麗山」，歷時38年建造，用工70餘萬次，陵園建制「若都邑」，一切體現「事死如生」的喪葬理念。據史料記載，秦始皇帝陵除主陵、內外城外，在內城以內，內外城之間，外城之外都還設計有大小、結構、內涵不同的各類陪葬坑、陪葬墓。秦陵中建各式宮殿，拱形的頂部遍佈由夜明珠製作的日、月、星及銀河、二十八星宿。宮室地面的「江河湖海」則用水銀灌輸，同時陪葬大量的奇珍異寶。袁仲一表示，有關機構在多次檢測當中，均在始皇帝陵發現有強烈的工業汞反應，所以史記裡邊有關陵墓裡以水銀為江河大海的記載，或許是可信的。考古工作任重而道遠，隨着科技的進步，更多有關始皇帝陵和兵馬俑的謎團或許在不久的將來會逐步揭開。

陶兵千人千貌 囊括中華多族



■兵馬俑以真人為原型設計，故能做到形態各異。
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

去過兵馬俑的參觀者都知道，在浩大的俑坑內，數千陶俑幾乎找不出兩個一模一樣的。「數千兵馬俑群可以說史無前例，開創了我國雕塑史上大型群雕的先河。近8,000件兵馬俑群雕，千人千面，堪稱中國古代雕塑藝術史上的奇跡。」袁仲一稱這種大面積的展示，顯示了中國人的形象，是民族生命力和精神的表現。

目前秦俑坑中出土的陶俑可劃分為四個級別：高級軍吏俑、中級軍吏俑、下級軍吏俑、一般武士俑。除了服飾冠帶上體現的職階區別，每一個俑的臉龐和髮髻都體現了他們各自的特點。「兵馬俑為什麼是世界奇跡？因為他們真正體現出了大、多、真的特徵。」袁仲一表示，兵馬俑的形體高大、數量眾多、形象逼真，其藝術風格寫實，是以真實的秦人作為模特，塑造了當時中國各種各樣的人物典型。既有關中秦人，也有川蜀地區的人物形象，還有西北少數民族，千人千面，中國人的臉型在這裡都能找到。此外，從表情和鬚鬚上看，有人憨厚，有人儒雅，有人機敏，而多達24種類型的鬚鬚，更是將人物性格展現得淋漓盡致，絕對是一種偉大的創造。

彩繪保護再現兵馬俑本色

穿越兩千餘年的時空，當年威風凜凜的秦兵馬俑橫空現世時卻已是「粉身碎骨」。其實作為秦始皇的御前軍團，千年前陪葬時的兵馬俑都是通體彩繪，只是在以後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由於遭受火燒、洪水等，陶俑出土時彩繪大多脫落。

而根據研究，秦始皇兵馬俑彩繪所用顏色有紅、綠、藍、中國紫、黃、黑、白等，多為天然礦物質材料。其中中國紫為人工製造，兵馬俑也是目前已知最早使用中國紫的實物。

「當時在一號坑，我們看到有一米高的水線，很多顏色都被泡沒了。」袁仲一表示，從1974年發掘開始，就已經開始了秦俑彩繪的保護，還和德國進行了合作。目前來看，保護的效果不錯，發現的顏色基本上都可以保留下來，就連20年前處理的，現在看起來也很好。袁仲一同時也指出，彩繪保護也有難點，一些顏料脫落到俑坑的泥巴上，要重新剝離，然後貼回俑身，技術上要求非常高。